

古代公案 小说丛书

刘世德——主编
竺青

古代短篇公案小说选

宋元明白话卷

中册

段启明
侯会 校点

群众出版社



古代公案小说丛书

古代短篇公 案小说选

(宋元明白话卷)

中册

段启明 侯 会 校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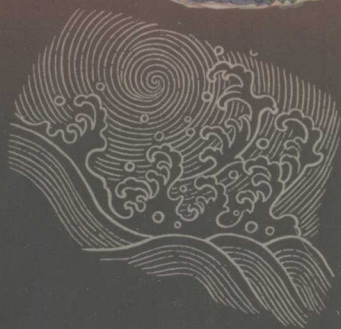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 北京

◎ 刘世德 竺 青 主编 段启明 侯 会 校点

古代短篇公案小说选

宋元明白话卷



古代短篇公案小说选

宋元明白话卷

● 责任编辑

孟向荣

● 装帧设计

缪惟



李玉英狱中讼冤

(《醒世恒言》第二十七卷)

人间夫妇愿白首，男长女大无疾疫。男娶妻兮女嫁夫，
频见森孙会行走。若还此愿遂心怀，百年瞑目黄泉台。
莫教中道有差跌，前妻晚妇情离乖。晚妇狠毒胜蛇蝎，
枕边谗语无休歇。自己生儿似宝珍，他人子女遭磨灭。
饭不饭兮茶不茶，蓬头垢面徒伤嗟。君不见，大舜历山
终夜泣，闵骞十月衣芦花！

这篇言语，大抵说人家继母心肠狠毒，将亲生子女胜过一颗九曲明珠，乃希世之宝，何等珍重。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不足为怪。单可恨的，偏生要把前妻男女，百般凌虐，粪土不如。若年纪在十五六岁，还不十分受苦。纵然磨灭，渐渐长大，日子有数。惟有十岁内外的小儿女，最为可怜。然虽如此，其间原有三等。那三等？第一等，乃富贵之家，生时自有乳母养娘伏侍，到五六岁便送入学中读书。况且亲族蕃盛，手下婢仆，耳目众多，尚怕被人谈论，还要存个体面。不致有饥寒打骂之苦。或者自生得有子女，就要独吞家财，也只在枕上挑拨唆弄。正是：

焚席损阶事可伤，中生遭谤伯奇殃。

后妻煽处从来有，几个男儿肯直肠。

第二等，乃中户人家，虽则体面还有，料道幼时，未必有乳

母养娘伏侍，诸色尽要在继母手内出放。那饥寒打骂就不能勾免了。若父亲是个硬挣的，定然卫护儿女，与老婆反目厮闹，不许他凌虐。也有惧怕丈夫利害，背着眼方敢施行。倘遇了那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也不怕羞，也不怕死，越杀越上的泼悍婆娘，动辄便拖刀弄剑，不是刎颈上吊，定是奔井投河，惯把死来吓老公，常有弄假成真，连家业都完在他身上。俗语道得好，逆子顽妻，无药可治。遇着这般泼妇，难道终日厮闹不成？少不得闹过几次，奈何他不下，到只得诈瞎装聋，含糊忍痛。也有将来过继与人，也有送去为僧学道，或托在父兄外家寄养。这还是有些血气的所为。又有那一种，横肚腹，烂心肝，忍心害理，无情义的汉子。前妻在生时，何等恩爱，把儿女也何等怜惜。到得死后，娶了晚妻，或奉承他妆奁富厚，或贪恋颜色美丽，或中年娶了少妇，因这几般上，弄得神魂颠倒，意乱心迷，将前妻昔日恩义，撇向东洋大海。儿女也渐渐做了眼中之钉，肉内之刺。到得打骂，莫说护卫劝解，反要加上一顿，取他的欢心。常有后生儿女都已婚嫁，前妻之子，尚无妻室。公论上说不去时，胡乱娶个与他。后母还千方百计，做下魔魅，要他夫妻不睦。若是魔魅不灵，便打儿子，骂媳妇，撺掇老公告忤逆，赶逐出去。那男女之间，女儿更觉苦楚。孩子家打过了，或向学中攻书，或与邻家孩子们顽耍，还可以消遣。做了女儿时，终日不离房户，与那夜叉婆挤做一块，不住脚把他使唤，还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。做得少，打骂自不必说。及至趑足了，却又嫌好道歉，也原脱白不过。生下儿女，恰像写着包揽文书的，日夜替他怀抱。倘若啼哭，便道是不情愿，使性儿难为他孩子。偶或有些病症，又道是故意惊吓出来的。就是身上有个蚊虫疱儿，一定也说是故意放来钉的。更有一节苦处，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气，少不得向水孔中洗浣污秽衣服，还要憎嫌洗得不洁净，加一场咒骂。熬到十五六

岁，渐渐成人。那时打骂，就把污话来肮脏了。不骂要趁汉，定说想老公。可怜女子家无处申诉，只好向背后吞声饮泣！倘或听见，又道装这许多妖势。多少女子当不起恁般羞辱，自去寻了一条死路。有诗为证：

不正夫纲但怕婆，怕婆无奈后妻何！

任他打骂亲生女，暗地心疼不敢诿。

第三等，乃朝趁暮食，肩担之家。此等人家儿女，纵是生母在时，只好苟免饥寒，料道没甚丰衣足食。巴到十来岁，也就要指望教去学做生意，趁三文五文帮贴柴火。若又遇着个凶恶继母，岂不是苦上加苦。口中吃的，定然有一顿没一顿，担饥忍饿。就要口热汤，也须请问个主意，不敢擅专。身上穿的，不是前拖一块，定是后破一片。受冻捱寒，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个冷字。那几根头发，整年也难得与梳子相会。胡乱挽个角儿，还不是扞得披头盖脸。两只脚久常赤着，从不曾见鞋袜面。若得了双草鞋，就胜如穿着粉底皂靴。专任的是劈柴烧火，担水提浆。稍不如意，软的是拳头脚尖，硬的是木柴棍棒。那咒骂乃口头言语，只当与他消闲。到得将就挑得担子，便限着每日要赚若干钱钞。若还缺了一文，少不得敲个半死。倘肯撙节老公，卖与人家为奴，这就算他一点阴鹭。所以小户人家儿女，经着后母，十个到有九个磨折死了。有诗为证：

小家儿女受难辛，后母加添妾怒嗔。

打骂饥寒浑不免，人前一样唤娘亲。

说话的为何只管絮絮叨叨，道后母的许多短处？只因在下今日要说一个继母谋害前妻儿女，后来天理昭彰，反受了国法，与天下的后母做个榜样，故先略道其概。这段话文，若说出来时：

直教铁汉也心酸，总是石人亦泪洒！

你道这段话文，出在那里？就在今朝正德年间，北京顺天府

旗手卫，有个荫籍百户李雄。他虽是武弁出身，却从幼聪明好学，深知典籍。及至年长，身材魁伟，膂力过人，使得好刀，射得好箭，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官。因随太监张永征陕西安化王有功，升锦衣卫千户。娶得个夫人何氏，夫妻十分恩爱。生下三女一男：儿子名曰承祖，长女名玉英，次女名桃英，三女名月英。元来是先花后果的。倒是玉英居长，次即承祖。不想何氏自产月英之后，便染了个虚怯症候。不上半年，呜呼哀哉。可怜：

留得旧时残锦绣，每因肠断动悲伤。

那时玉英刚刚六岁，承祖五岁，桃英三岁，月英止有五六个月。虽有养娘奶子伏侍，到底像小鸡失了鸡母，七慌八乱，啼啼哭哭。李雄见儿女这般苦楚，心下烦恼。只得终日住在家中窝伴。他本是个官身，顾着家里，便担阁了公事。到得干办了公事，却又没工夫照管儿女。真个公私不能两尽。捱了几个月日，思想终不是长法，要娶个继室。遂央媒寻亲。那媒婆是走千家踏万户的，得了这句言语，到处一兜，那些人家闻得李雄年纪止有三十来岁，又是锦衣卫千户，一进门就称奶奶，谁个不肯。三日之间，就请了若干庚帖送来，任凭李雄选择。俗语有云：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不许今人作主张。李雄千择万选，却拣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儿，年方一十六岁，父母双亡，哥嫂作主。那哥哥叫做焦榕，专在各衙门打干，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。李雄一时没眼色，成了这头亲事。少不得行礼纳聘。不则一日，娶得回家，花烛成亲。

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颜色，女工针指，却也百伶百俐；只是心肠有些狠毒。见了四个小儿女，便生嫉妒之念。又见丈夫十分爱惜，又不时叮嘱好生抚育，越发不怀好意。他想到：“若没有这一窝子贼男女，那官职产业好歹是我生子女来承受。如今遗下许多短命贼种，纵挣得泼天家计，少不得被他们先拔头筹。设使久后，也只有今日这些家业，派到我的子女，所存几何，可不白

白与他辛苦一世？须是哄热了丈夫，然后用言语唆冷他父子，磨灭死两三个，止存个把，就易处了。”你道天下有怎样好笑的事！自己方才十五六岁，还未知命短命长，生育不生育中，就算到几十年后之事，起这等残忍念头，要害前妻儿女，可胜叹哉！有诗为证：

娶妻原为生儿女，见成儿女反为仇。

不是妇人心最毒，还因男子没长筹。

自此之后，焦氏将着丈夫百般殷勤趋奉。况兼正在妙龄，打扮得如花朵相似。枕席之间，曲意取媚。果然哄得李雄千欢万喜，百顺百依。只有一件不肯听。你道是那一件？但说到儿女面上，便道：“可怜他没娘之子，年幼娇痴。倘有不到之处，须将好言训诲，莫要深责。”焦氏撻唆了几次，见不肯听，忍耐不住。一日趁老公不在家，寻起李承祖事过，揪来打骂。不道那孩子头皮寡薄，他的手儿又老辣。一顿乱打，那头上却如酵到馒头，登时肿起几个大疙瘩。可怜打得那孩子无个地孔可钻，号淘痛哭。养娘奶子解劝不住。那玉英年纪虽小，生性聪慧；看见兄弟无故遭此毒打，已明白晚母不是个善良之辈；心中苦楚，泪珠乱落。在旁看不过，向前道声：“母亲，兄弟年幼无知，望乞饶恕则个！”焦氏喝道：“小贱人！谁要你多言？难道我打不得么？你的打也只就在头上滴溜溜转了，却与别人讨饶？”玉英闻得这语，愈加哀楚。正打之间，李雄已回。那孩子抱住父亲，放声号恸。李雄见打得这般光景，暴躁如雷，翻天作地，闹将起来。那婆娘索性抓破脸皮，反要死要活，分毫不让。早有人报知焦榕，特来劝慰。李雄告诉道：“娶令妹来，专为要照管这几个儿女，岂是没人打骂，娶来凌贱不成！况又几番嘱咐，可怜无母娇幼，你即是亲母一般，凡事将就些。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样！”焦榕假意埋怨了妹子几句，陪个不是，道：“舍妹一来年纪小，不知世故；

二来也因从幼养娇了性子，在家任意惯了。妹丈不消气得！”又道：“省得在此不喜欢，待我接回去住几日，劝喻他下次不可如此。”道罢，作别而去。少顷，雇乘轿子，差个女使接焦氏到家。

那婆娘一进门，就埋怨焦裕道：“哥哥，奴总有甚不好处，也该看爹娘分上访个好对头匹配才是，怎么胡乱肮脏送在这样的人家，误我的终身？”焦裕笑道：“论起嫁这锦衣卫千户，也不算肮脏了。但是你自己没有见识，怎么抱怨别人？”焦氏道：“那见得我没有见识？”焦裕道：“妹夫既将儿女爱惜，就顺着他性儿，一般着些痛热。”焦氏嚷道：“又不是亲生的，教我着疼热，还要算计哩！”焦裕笑道：“正因这上，说你没见识。自古道：‘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’你心下越不喜欢这男女，越该加意爱护。”焦氏道：“我恨不得顷刻除了这几个冤孽，方才干净，为何反要将他爱护？”焦裕道：“大抵小儿女，料没甚大过失。况婢仆都是他旧人，与你恩义尚疏。稍加责罚，此辈就到家主面前轻事重报，说你怎地凌虐。妹夫必然着意防范，何繇除得？他存了这片疑心，就是生病死了，还要疑你有甚缘故，可不是无丝有线！你若将就容得，落得做好人。抚养大了，不怕不孝顺你。”焦氏把头三四摇道：“这是断然不成！”焦裕道：“毕竟容不得，须依我说话。今后将他如亲生看待，婢仆们施些小惠，结为心腹，暗地察访。内中倘有无心向你，并口嘴不好的，便赶逐出去。如此过了一年两载，妹夫信得你真了，婢仆又皆是心腹，你也必然生下子女，分了其爱。那时觑个机会，先除却这孩子，料不疑虑到你。那几个丫头，等待年长，叮嘱童仆们一齐驾起风波，只说有私情勾当。妹夫是有官职的，怕人耻笑，自然逼其自尽。是怎样阴唆阳劝做去，岂不省了目下受气？又见得你是好人。”焦氏听了这片言语，不胜喜欢道：“哥哥言之有理！是我错埋怨你了。今番回去，依此而行。倘到紧要处，再来与哥哥商量。”

不题焦榕兄妹计议。且说李雄因老婆凌贱儿女，反添上一顶愁帽儿，想道：“指望娶他来看顾儿女，却到增了一个魔头！后边日子正长，教这小男女怎生得过？”左思右算，想出一个道理。你道是什么道理？元来收拾起一间书室，请下一个老儒，把玉英、承祖送入书堂读书。每日茶饭俱着人送进去吃。直至晚方才放学。教他远了晚娘，躲这打骂。那桃英、月英自有奶子照管，料然无妨。常言：夫妻是打骂不开的。过了数日，只得差人去接焦氏。焦榕备些礼物，送将回来。焦氏知得请下先生，也解了其意，更不道破。这番归来，果然比先大不相同，一味将笑撮在脸上，调引这几个小男女，亲亲热热，胜如亲生。莫说打骂，便是气儿也不再呵一口。待婢仆们也十分宽恕，不常赏赐小东西。但凡下人，肚肠极是窄狭，得了须微之利，便极口称功诵德，欢声溢耳。李雄初时甚觉奇异，只道惧怕他闹吵，当面假意殷勤，背后未必如此。几遍暗地打听，冷眼偷瞧，更不见有甚别样做作。过了年余，愈加珍爱。李雄万分喜悦，想道：“不知大舅怎生样劝喻，便能改过从善。如此可见好人原容易做的，只在一转念耳。”从此放下这片肚肠。夫妻恩爱愈笃。那焦氏巴不能生下个儿子。谁知做亲二年，尚没身孕。心中着急，往各处寺观庵堂，烧香许愿。那菩萨果是有些灵验。烧了香，许过愿，真个就身怀六甲。到得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儿子，乳名亚奴。你道为何叫这般名字？元来民间有个俗套，恐怕小儿养不大，常把贱物为名，取其易长的意思。因此每每有牛儿狗儿之名。那焦氏也恐难养，又不好叫恁般名色，故只唤做亚奴，以为比奴仆尚次一等，即如牛儿狗儿之意。李雄只道焦氏真心爱惜儿女，今番生下亚奴，亦十分珍重。三朝满月，遍请亲友吃庆喜筵宴，不在话下。

常言说得好：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眨眼间，不觉亚奴忽又已周岁。那时玉英已是十龄，长得婉丽飘逸，如画图中人物。且

又赋性敏慧，读书过目成诵，善能吟诗作赋。其他描花刺绣，不教自会。兄弟李承祖，虽然也是个聪明孩子，到底赶不上姐姐，曾咏《绿萼梅》诗云：

并是调羹种，偏栽碧玉枝。

不夸红有艳，兼笑白无奇。

蕊绽万忘啄，花香蝶未窥。

陇头羌笛奏，芳草总堪疑。

因有了这般才藻，李雄倍加喜欢。连桃英、月英也送入书堂读书。又尝对焦氏说道：“玉英女儿，有如此美才，后日不舍得嫁他出去。访一个有才学的秀士入赘家来，待他夫妇唱和，可不好么？”焦氏口虽赞美，心下越增妒忌。正要设计下手。

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，陕西杨九儿据皋兰山起事。累败官军，地方告急。朝廷遣都指挥赵忠充总兵官，统领兵马前去征讨。赵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，特荐为前部先锋。你想军情之事，火一般紧急，可能勾少缓？半月之间，择日出师。李雄收拾行装器械，带领家丁起程。临行时又叮嘱焦氏，好生看管儿女。焦氏答道：“这事不消分付！但愿你阵面上神灵护祐，马到成功，博个封妻荫子。”夫妻父子正在分别，外边报：“赵爷特令教场相会。”李雄洒泪出门，急急上马，直至教场中演武厅上与诸将参谒已毕。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劳，三军齐向北阙谢恩，口称万岁三声。赵爷传令李雄带领前部军马先行。李雄领了将令，放起三个轰天大炮，众军一声呐喊，遍地锣鸣，离了教场，望陕西而进。军容整肃，器仗鲜明，一路上逢山开径，遇水叠桥，不则一日，已至陕西地面，安营下寨，等大军到来，一齐进发。与杨军连战数阵，互相胜负。到七月十四，杨军挑战。赵爷令李雄出阵。那李雄统领部下精兵，奋勇杀人。杨军抵挡不住，大败而走。李雄乘胜追逐数里。不想杨军伏兵四起，团团围住，左冲右突，不能

得脱。外面救兵又被截断。李雄部下虽然英勇，终是众寡不敌。鏖战到晚，全军尽没。可怜李雄盖世英雄，到此一场春梦！正是：

正气千寻横宇宙，孤魂万里占清寒。

赵忠出征之事，按下不题。却说焦氏方要下手，恰好遇着丈夫出征，可不天凑其便。李雄去了数日，一乘轿子，抬到焦榕家里，与他商议。焦榕道：“据我主意，再缓几时。”焦氏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焦榕道：“妹夫不在家，死了定生疑惑。如今还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。妹夫回家知道，越信你是个好人。那时出个不意，弄个手脚，必无疑虑。可不妙哉！”焦氏依了焦榕说话，真个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胜几分。终日盼望李雄得胜回朝。谁知已到八月初旬，陕西报到京中，说七月十四日与贼交锋，前部千户李雄恃勇深入，先胜后败，全军尽没。焦榕是幼在各衙门当干的，猛然却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如飞报与妹子。焦氏闻说丈夫战死，放声号哭。那玉英姊妹尤为可怜，一个个哭得死而复苏。焦氏与焦榕商议，就把先生打发出门，合家挂孝，招魂设祭，摆设灵座。亲友尽来吊唁。那时焦氏将脸皮翻转，动辄便是打骂。又过了月余，焦氏向焦榕道：“如今丈夫已死，更无别虑。动了手罢。”焦榕道：“到有个妙策在此，不消得下手。只教他死在他乡外郡，又怨你不着。”焦氏忙问有何妙策。焦榕道：“妹夫阵亡，不知尸首下落。再捱两月，等到严寒天气，差一个心腹家人，同承祖到陕西寻觅妹夫骸骨。他是个孩子家，那曾经途路风霜之苦。水土不服，自然中道病死。设或熬得到彼处，叮嘱家人撇了他，暗地自回。那时身畔没了盘缠，进退无门，不是冻死，定然饿死。这几个丫头，饶他性命，卖与人为妾作婢，还值好些银子。岂非一举两得！”焦氏连称有理。

耐至腊月初旬，焦氏唤过李承祖说道：“你父亲半世辛勤，

不幸丧于沙场，无葬身之地。虽在九泉，安能瞑目！昨日闻得舅舅说，近日赵总兵连胜数阵，敌兵退去千里之外，道路已是宁静。我欲亲往陕西寻觅你父亲骸骨归葬，少尽夫妻之情，又恐我是个少年寡妇，出头露面，必被外人谈耻。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。倘能寻得回来，也见你为子的一点孝心。行囊都已准备下了，明早便好登程。”承祖闻言，双眼流泪道：“母亲言之有理！孩儿明早便行。”玉英料道不是好意，大吃一惊，乃道：“告母亲：爹爹暴弃沙场，理合兄弟前去寻觅。但他年纪幼小，路途跋涉，未曾经惯。万一有些山高水低，可不枉送一死？何不再差一人，与苗全同去，总是一般的。”焦氏大怒道：“你这逆种！当初你父在日，将你姐妹如珍宝一般爱惜。如今死了，便忘恩背义，连骸骨也不要了！你读了许多书，难道不晓得昔日木兰代父征西，缁紫上书代刑？这两个一般也是幼年女子，有此孝顺之心。你不能够学他恁般志气，也去寻觅父亲骸骨，反阻当兄弟莫去！况且承祖还是个男子汉，一路又有人服事，须不比木兰女上阵征战，出生入死。那见得有什么山高水低，枉送性命！要你这般样不孝女何用！”一顿乱嚷，把玉英羞得满面通红，哭告道：“孩儿岂不念爹爹生身大恩，寻访骸尸归葬？止因兄弟们年纪尚幼，恐受不得辛苦。孩儿情愿代兄弟一行。”焦氏道：“你便想要到外边去游山玩景快活，只怕我心里还不肯哩。”当晚玉英姊妹挤在一处言别，呜呜的哭了半夜。李承祖道：“姐姐，爹爹骸骨暴弃在外，就死也说不得。待我去寻觅回来，也教母亲放心。不必你忧虑。”到了次早，焦氏催促起程。姊妹们洒泪而别。焦氏又道：“你若寻不着父亲骸骨，也不必来见我。”李承祖哭道：“孩儿如不得爹爹骨殖，料然也无颜再见母亲。”苗全扶他上生口了，经出京师。你道那苗全是谁？乃是焦氏赠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，已暗领主母之命，自在不言之表。主仆二人离了京师，望

陕西进发。

此时正是隆冬天气，朔风如箭，地上积雪有三四尺高。往来生口，恰如在绵花堆里行走。那李承祖不上十岁孩子，况且从幼娇养的，何曾受这般苦楚！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颤，常常望着雪窝里颠将下来。在路晓行夜宿，约走了十数日。李承祖渐渐饮食减少，生起病来。对苗全道：“我身子觉得不好，且将息两日再行。”苗全道：“小官人，奶奶付的盘缠有限，忙忙趲到那边，只怕转去还用度不来。路上若再阻阁两日，越发弄不来了。且勉强捱到省下，那时将养几日罢。”李承祖又问：“到省下还有几多路？”苗全笑道：“早哩！极快还要二十个日子。”李承祖无可奈何，只得熬着病体，含闷而行。有诗为证：

可怜童稚离家乡，匹马迢迢去路长！

遥望沙场何处是？乱云衰草带斜阳。

又行了两日。李承祖看看病体转重，生口甚难坐。苗全又不肯暂停，也不雇脚力，故意扶着步行。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。又捱了半日，来到一个地方名唤保安村。李承祖道：“苗全，我半步移不动了，快些寻个宿店歇罢。”苗全闻言，暗想道：“看他这个模样，料然活不成了。若到店客中住下，便难脱身。不如撇在此间，回家去罢。”乃道：“小官人，客店离此尚远。你既行走不动，且坐在此，待我先去放下包裹，然后来背你去，何如？”李承祖道：“这话说得有理。”遂扶到一家门首，阶沿上坐下。苗全拽开脚步，走向前去，问个小路抄转，买些饭食吃了，雇个生口，原从旧路回家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承祖坐在阶沿上，等了一回，不见苗全转来。自觉身子存坐不安，倒身卧下，一觉睡去。那个人家却是个孤孀老妪，住得一间屋儿，坐在门口纺纱。初时见一汉子扶个小厮，坐于门口，也不在其意。直至傍晚，拿只桶儿要去打水，恰好拦门熟

睡，叫道：“兀那小官人快起来！让我们打水。”李承祖从梦中惊醒，只道苗全来了。睁眼看时，乃是那屋里的老妪。便挣扎坐起道：“老婆婆有甚话说？”那老妪听得语言不是本地上人物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，却睡在此间？”李承祖道：“我是京中来的。只因身子有病，行走不动，借坐片时。等家人来到，即便去了。”老妪道：“你家人在那里？”李承祖道：“他说先至客店中，放下包裹，然后来背我去。”老妪道：“哎哟！我见你那家人去时，还是上午。如今天将晚了，难道还走不到？想必包裹中有甚银两，撇下你逃走去了。”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，不曾看天色早晚，只道不多一回。闻了此言，急回头仰天观望，果然日已西。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一定这狗才料我病势渐凶，懒得伏侍，逃走去了。如今教我进退两难，怎生是好！”禁不住眼中流泪，放声啼哭。有几个邻家俱走来观看。那老妪见他哭的苦楚，亦觉孤恻，倒放下水桶，问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父母是何等样人？有甚紧事，恁般寒天冷月，随个家人行走？还要往那里去？”李承祖带泪说道：“不瞒老婆婆说，我父亲是锦衣卫千户，因随赵总兵往陕西征讨，不幸父亲阵亡。母亲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战场上寻觅骸骨归葬。不料途中患病，这奴才就撇我而逃。多分也做个他乡之鬼了。”说罢，又哭。众人闻言，各各嗟叹。那老妪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元来是好人家子息，些些年纪，有如此孝心，难得，难得！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，还在这冷石上，愈加不好了。且闹闹起来，到我铺上去睡睡。或者你家人还来也未可知。”李承祖道：“多谢婆婆美情！恐不好打搅。”那老妪道：“说那里话！谁人没有患难之处。”遂向前扶他进屋里去。邻家也各自散了。承祖跨入门槛，看时，侧边便是个火炕，那铺儿就在炕上。老妪支持他睡下，急急去汲水烧汤，与承祖吃。到半夜间，老妪摸他身上，犹如一块火炭。至天明看时，神思昏迷，人事不省。那老妪央人

去请医诊脉，取出钱钞，赎药与他吃，早晚伏侍。那些邻家听见李承祖病凶，在背后笑那老姬着甚要紧，讨这样烦恼！老姬听见，只做不知，毫无倦怠。这也是李承祖未该命绝，得遇恁般好人。有诗为证：

家中母子犹成怨，路次闲人反着疼！

美恶性生天壤异，反教陌路笑亲情。

李承祖这场大病，捱过残年，直至二月中方才稍可。在铺上看着那老姬谢道：“多感婆婆慈悲，救我性命！正是再生父母。若能挣扎回去，定当厚报大德。”那老姬道：“小官人何出此言！老身不过见你路途孤苦，故此相留，有何恩德，却说厚报二字！”光阴迅速，倏忽又三月已尽，四月将交。那时李承祖病体全愈，身子硬挣，遂要别了老姬，去寻父亲骸骨。那老姬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病体新痊，只怕还不可劳动。二来前去不知尚有几多路程，你孤身独自，又无盘缠，如何去得。不如住在这里，待我访问近边有人京的，托他与你带信到家，放个的当亲人来同去方好。”承祖道：“承婆婆过虑。只是家里也没有甚亲人可来。二则在此久扰，于心不安。三则恁般温和时候，正好行走。倘再捱几时，天道炎热，又是一节苦楚。我的病症，觉得全妥，料也无妨。就是一路去，少不得是个大道，自然有人往来。待我慢慢求乞前去，寻着了父亲骸骨，再来相会。”那老姬道：“你纵到彼寻着骸骨，又无银两装载回去，也是枉然。”李承祖道：“那边少不得有官府。待我去求告，或者可怜我父为国身亡，设法装送回家，也未可知。”那老姬再三苦留不住，又去寻凑几钱银子相赠。两下凄凄惨惨，不忍分别，到像个嫡亲母子。临别时，那老姬含着眼泪嘱咐道：“小官人转来，是必再看看老身，莫要竟自过去！”李承祖喉间哽咽，答应不出，点头泣涕而去。走两步，又回头来观看。那老姬在门首，也直至望不见了，方才哭进屋里。这些邻家没一